

短篇小說 佳作



鄧榮坤

出生：民國47年生

學歷：大學畢

現職：聲根文化事業機構總編輯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法國梧桐」、「與阿甘對話」、「生活答錄機」、「下午茶」等十餘冊。

獲獎記錄：聯合報小說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教育部文學獎、台灣省文學獎、桃園縣文學獎、國軍文藝金像獎

創作理念

生活是戲還是人生？

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誘因與折騰時，有多少人能清醒知道
所謂的堅持，原來就是一連串悲歡的追逐？

最初的涉渡也是最後的心情。

如果人生不要過於苛求，您是否發現仍有溫馨的一面！

最初的涉渡

1

油煙自不銹鋼鍋中竄起時，她才警覺到忘了啟動抽油煙機的開關，一陣急促鳥叫聲頻頻傳來，她一時之間也無法辨識聲音從何處傳來。慌忙地抓起塑膠杓子，盛了一些水倒入鍋中，一陣濃煙又急速竄起。

鳥叫聲依然隱隱傳來。她忽然想起是門鈴的聲音，匆忙從架子上取下放置精鹽的盒子，掀起蓋子取出小湯匙，挖了一些鹽丟入鍋中，將鍋蓋蓋緊，雙手在圍裙上抹了幾下衝了出去。

拉開門，顯得有些不耐煩的郵差，雙腿著地跨坐在仍在發動著的機車上，手中拿著一封信。

「掛號。」郵差看了她一眼。

她匆忙返回客廳，在置放電視機的矮櫃的抽屜裡，找尋印章，把一些平常保留的量販店傳單抓出來翻找著，一直無法看到已經很久沒有用過的印章。

郵差等得不耐煩，按了幾下機車喇叭。

「我在找印章。」她喊叫著。

蹲在矮櫃前，她拉出抽屜，把抽屜裡所有的東西往地板倒，發現有幾顆小孩玩的彈珠掉落下來，在地板上彈了幾下，一路滾向沙發。

看了一眼地上凌亂的東西，確定沒有看到印章後，才緩緩站起身子走到門口。

「找不到印章。簽名可以嗎？」她露出歉意。

「印章是比較好，找不到就簽名吧！」

郵差看著她在證券公司寄出的掛號信背面收據欄，簽下凌亂的字後，撕下了一截存根，把信交給她，騎著機車逐漸離去。

「奇怪，印章會藏到哪裡？」她自言自語。

關上了門，回到客廳，她仍不死心地在矮櫃前凌亂的東西中翻找，發現了那枚木頭章滾落在離沙發不遠的地方，和彈珠在靠在一起。

她嘟著嘴挪動身子，將印章撿起，看了一眼，不自覺笑了起來，嘴角浮現一縷笑顏，從電視架上取下一只空的牙籤筒，把印章丟了進去，將抽屜裝回矮櫃，把印章放進矮櫃，也撿起地板上凌亂的東西，丟進垃圾桶。

當她在清理地板上凌亂的東西時，臉色突然凝重起來。

手上摸到一盒未拆封的保險套。皺緊眉頭，看了幾眼，才把它放進褲袋裡，靦腆地笑了起來，把垃圾袋口打了一個死結。走向廚房時，發現一陣陣的泡沫正從不銹鋼鍋中浮出來。

抓起剛剛從架子上取下來的塑膠瓶，看了一眼，確定是清洗鍋子的肥皂粉後，突然發出幾聲尖叫，匆忙關掉瓦斯，像一隻受到驚嚇的貓，在廚房裡跳了起來。

2

她像一隻受到驚嚇的貓，在客廳沙發上跳了起來。

清理完廚房的殘局之後，像洩了氣的皮球無精打彩癱瘓於沙發上，握著遙控器的手，急速按了幾下鍵盤上的數字，電視畫面出現的是被干擾的股票交易行情，畫面盡是一些跳動的斜線。她只有重複操作著電源按鍵，將電視機開與關，畫面依然被干擾。她拿起電話，撥電話給當地的有線電視臺，竟然沒有人接聽電話。

「……最近金融風暴十分嚴重，新臺幣持續貶值，那些股票應該先賣了再說！」

想起先生出門時交代要留意股票的事，她焦慮地重撥手中握持的電話，忙碌操作著遙控器。

牆上的鐘，時針與分針逐漸往十二點的方向靠攏時，她慌張地丟下話筒與遙控器，蹲在電視機前，胡亂調整一些她不了解的按鈕，而畫面被干擾的現象依然存在。

她終於死心地關上電視，找出了機車鑰匙，關上了門，匆忙趕到街上，為國小

三年級就讀的兒子買便當。今天早上，她原本想替兒子準備前幾天從量販店買回來的牛腩飯，沒想到竟然會在烹煮過程中出問題，只有親自上街走一趟了。

站在一家便當店裡，她看了一眼牆上的電視機閃動的股市行情，不自覺整個心往下沉。大盤指數重挫三百多點，所有類股像原野的草原，一片綠油油。

「排骨便當一個七十。」

她突然感覺一股冷意，自背几沿著脊椎往腦門上衝，老闆娘連續叫了幾聲之後，她才伸手從褲袋裡掏錢，一盒國外進口，有顆粒的保險套自口袋中掉落下來，不自覺臉上飛過了一陣紅暈。

在一堆人驚訝的眼眸中，她迅速用鞋子踩著著保險套，

付過錢後彎腰撿起保險套，匆忙騎著機車趕往學校，一路上還為那盒保險套惹的禍，感到尷尬與不安。

把機車停放在圍牆邊，把安全帽放在機車踏板上，臨去時，擔心安全帽會滑落又不放心瞄了一眼，確定沒問題後，才拎著便當越過了偌大的操場，走向小孩的教室。

「是雞腿嗎？」小孩微微抬起頭問。

「排骨的，很好吃！」

「我不喜歡吃排骨，下次要記得買雞腿的便當！」

她隨意點了點頭，答應了小孩的要求。

折回停車處，機車踏板上的安全帽不見了。

她以為自己走錯了放車的地方，找錯了車，只有重新再搜尋一遍，確定安全帽遺失之後，眉頭皺了起來，也開始留意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拿錯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她覺得十分不可思議。

她懊惱地嘟著小嘴，騎著機車回家。轉過了一個路口時，一位年輕的交通警察對她揮動著紅色小旗子，示意她把機車停下來。

她像做錯事的小孩一般，慌亂地鬆動把手的油門，減緩車速，在交通警察前停了下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她看了一眼年輕的警察。

「安全帽，駕照、行照借我看一下。」警察用手指了指她的頭。

「我剛...剛剛送便當給小孩，出來時安全帽被偷了。」她極力為自己辯解著。

年輕警員沒有回話。她從褲袋裡找尋塞著駕照與行照的小皮夾，但是，一時慌張竟然沒有找到。她只有把褲袋裡的東西都掏出來。當她無意間掏出了那盒保險套時，臉頰突然紅了起來。

「別急，慢慢找！」年輕警員曖昧地笑了笑。

「我剛剛說的話，你不相信？」

「這些話我聽過很多人這麼說。」

年輕警員在手中捧著的違規罰單上，抄寫她機車的車號，她急得想哭，狠狠地搥了幾下機車的把手。

3

她狠狠地搥了幾下機車的把手，感覺有一陣疼痛沿著肌肉的神經，自掌中蔓延開來。

關上了門，氣沖沖地往臥室跑。推開房門，在落地的化妝鏡前，她從褲袋裡摸出了那盒未拆封的保險套。看了一眼，想起在便當店與路口發生的糗事，她憤怒地將它扔進垃圾桶裡，雙手插入長髮裡，沈思了片刻，又撿了回來，放進床頭櫃。

為了節育，在第一個小孩出生之後，她就堅持不再懷孕。每次和先生燕好時，都強迫他必須戴上兩個保險套，否則，就拒絕往來。

「保險套不一定保險，萬一出了狀況，要拿掉小孩很麻煩。」

這是她堅持的理由。因為以前在念書時，因為好玩而不小心在中秋月時，被前任男友甜言蜜語所誘惑而懷了身孕，曾經經歷過婦產科手術檯冰冷的折磨.....這件事她一直隱藏在心裡，沒有告訴他。

「我不習慣戴兩個套子。」

「慢慢你會習慣，我不想要有小孩！」

剛開始時，他被她這種近似於無理取鬧的要求，弄得十分不高興，後來也就慢慢習慣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要求燕好時，卻始終找不到前幾天才買回來的保險套而鬱鬱不樂，沒想到今天卻被她找到了。

站在落地的化妝鏡前，她苦笑了起來。

忽然，她警覺到已經漲了幾天的股票沒有賣出，而今日卻跌停板時，臉上的笑顏突然消失了，立即趕到客廳，打開電視股票行情的頻道，一片綠油油的數字，像一堆亂石般壓在心坎，讓她沈重得想哭。

「最近行情不太好，我看我們先退出觀察幾天會比較好！」

「在高價時我們都沒賣了，現在賣會虧很多錢。」

「不賣會虧更多的錢！」

「等著分股利也沒有關係！」

「現在先賣，等它跌下來再買回來也不遲！」

「我不喜歡短線進進出出的。」

「你到底懂不懂得玩股票？怕麻煩就不要玩。」

因為話語無法取得交集，他似乎有些不悅，說話的聲浪提高了許多。

她被突然傳出的憤怒聲，嚇了一跳，起初愣了一下，之後，卻哭了起來。

「沒讓你碰，你就不高興，拿股票的事情來氣我？」

「這件事跟那件事無關，妳沒看報紙嗎？金融風暴來襲，韓幣貶值，日本的證券公司倒閉，而新臺幣也貶到三十四塊多……」

「我不想聽……我不想賣股票，賣了就算虧錢，不賣的話，還不算虧！」

「隨便妳！別太相信自己的想法。」

他轉過身子，拉起的棉被，呼魯呼魯睡了起來，而她卻含著眼淚……

站在落地的化妝鏡前，她發現自己像是被追殺的綿羊，毫無方向在股市叢林中亂竄，而一幕幕往事像走馬燈似自腦海中晃動著……

4

往事像走馬燈，自她的腦海中晃動……她不能輕易忘懷的，是今年六月的一個午後。多年未見的秀珠，把賓士轎車停靠在家門前時，讓她覺得十分不可思議，不敢相信一個靠拉保險的女孩，哪來的錢買賓士車？

那天下午，話題始終繞著那輛「賓士二二〇」打轉，從秀珠的勝利微笑中，終於解開了她心中的迷惑。

「沒什麼啦！從股票裡賺了一點錢。」秀珠笑了笑。

「股票？股票可以賺那麼多錢？」她疑惑地看著小口喝茶的秀珠。

「我沒玩過股票，風險大不大？」

「選對股票，風險就不大。」

「妳買什麼股票？」

「電子股。」

「電子？」

「妳沒看報紙嗎？電子公司今年都賺了不少錢，有一家公司的員工年終獎金可以領到八十萬元。」

「有這麼多嗎？八十萬？」她發現這幾天不知道忙什麼，很少看報紙。

想起先生在一家塑膠公司上班，雖然是個小主管，但是，每個月薪水也只有三萬多一點點，連四萬塊都不到，加上年終獎金，連五十萬元都不到，心裡覺得十分不公平。

「現在買來不來得及？」

「現在？我不曉得，反正有閒錢的話，投資股票會是不錯的選擇！」

「就拿我買的那家公司來說，二百多塊時買了十張，六百塊就賣掉了，一張賺四十多萬。」

「一張賺四十幾萬？」

「我賣掉時，它還漲到八百九十元。」

雖然在念書時，彼此間的學業成績差異不大，事隔幾年，她發現自己在秀珠的面前，卻顯得相當無知。腦海裡浮現出銀行裡唯一的六十萬定期存款。

「妳不一定要買這支股票，其他的電子類股也不錯。」秀珠似乎看穿了她的心事。

她忽然覺得自己是這一波股市狂飆的受害者，把所有的積蓄都放在銀行定存，一年的利息不到五萬元，如果當初也懂得把錢放進股市，現在也可以賺個一百多萬元。

秀珠走了之後，她決定把銀行定存的錢提領出來，投入股市。瞞著先生把錢從銀行提領出來後，挑選了報紙上披露的潛力股，從此開始過著跟隨著大盤走勢與股價漲跌起伏的日子，惡夢也揮之不去……

5

惡夢似乎揮之不去。為了暫且忘卻一些不如意的情事，她在寒流過境，氣溫逐漸轉涼時，從量販店買回了麻辣火鍋料，準備為家人暖暖身子，為自己去除在股市賠錢的霉運。所以，吃過午飯，看過了有線電視HBO頻道播出的「忘情巴黎」影集之後，就開始準備起一些火鍋料。

把冰箱裡的豬肉取出退冰，將貢丸、魚丸取出用溫水清洗。在「鄉村路引我回家」的音樂旋律中，像一隻吾頭蒼蠅般，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。

她把食譜擺在廚房的不銹鋼鍋旁，一邊看著食譜上料理的方法，一邊將辣椒切細，把一小包的八角丟進水已經沸騰的鍋裡，又忙著清洗玉蜀黍，切成二公分寬的圓形狀，小心翼翼地削去芋頭的皮……

電話鈴聲響了起來，她扭開水龍頭，雙手在水龍頭下沖洗過後，在圍裙上抹了幾下，繞到客廳，抓起了電話。

「小迷糊。」

「妳是哪一位？」

「我是秀珠。」

「秀珠，是妳啊？」

「最近在忙什麼？」

「我在煮麻辣火鍋。」

「這種東西要特別小心，報紙上說，對皮膚不太好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瞄了一眼被棄至於茶几上的報紙，她決定要多接觸報紙了。

「刺激性的東西少吃一點，清淡一點，不要太過於享受……」秀珠說了一串關於自己吃麻辣火鍋之後的經歷。

她的內心泛起了對麻辣火鍋陣陣厭惡感，以前曾經吃過，第二天感覺肛門火辣辣的，好像有一把火烘烤著，很不舒服。

一陣燒焦味從廚房裡飄了過來。

「我去關一下瓦斯。」

她突然想起瓦斯應該關小一點，而握著電話聽筒衝向廚房，啪搭一聲，連接話筒與話機的電話線被扯斷了。

丟下話筒，到廚房關上了瓦斯，看了一眼被扯斷電話線的話筒，與置放於一旁

的無線電話，臉上有陣陣苦澀的陰影浮現。

「我還以為是無線電話呢？」她喃喃自語。

找來了螺絲起子，卸下了話筒上的小螺絲，想接回電話線，卻一直不知如何下手。拾起被扯斷的電話連接線，看了一眼接頭，發現是透明扁平的塑膠，並非螺絲時，她才開始試著重新將線的兩端，分別插入話筒與話機。

「會不會通？」她在按鍵上壓了104三個數字，當對方回話時，卻又不知道要查誰的電話，只有慌亂地把電話掛回聽筒，內心浮現陣陣喜悅，讓她對自己修電話的才華，感到幾許驕傲，樂滋滋地坐在客廳。

她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到小芳美容院洗頭髮的事。

「皮夾一定掉在那裡。」

想到皮夾裡有提款卡、身分證、駕照和機車行照，她從褲袋裡摸出機車鑰匙，關上了門，騎著機車上街。感覺一股冷風吹進了脖子，臉上的涼意逐漸增強時，才警覺到安全帽遺失之後，一直忘了購買。

「沒那麼倒楣吧？」她嘀咕著，加速往街上急奔而去。

繞出了社區的巷道，車速突然減緩了，機車在道路上轉個彎之後又繞回社區的巷道。

一輛警車，停放在不遠的路口閃爍著警示燈。她忽然感覺到火辣辣的怒火，逐漸自心坎燃燒起來....

6

她忽然感覺到火辣辣的怒火，逐漸自心坎燃燒起來。

為了攤平股價，她在上午九點三十五分股市一開盤，股價下跌時再度把一些錢押住在股市，沒想到會以跌停板的慘狀收盤。

折騰了一天，在電視機前觀看股市分析時，她覺得自己憔悴了許多，等著先生回家吃晚飯的心情，十分鬱悶，她終於撥了一通電話給現場播出的股市節目，想把盤繞於腦海裡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，請教那些在電視頻道上把自己說得好像是神一樣的專家。

「可以吃飯了嗎？」丟開掌上型遊樂器的小孩，回過頭問。

「再等一會，等爸爸回來再吃飯。」

「我想看卡通。」

「讓媽媽看一下股票。」

「每次妳都看股票，我有許多卡通沒看到。」

「小孩子不能看太多電視，要多讀書。」

她板起臉孔訓了小孩一頓，小孩知趣地抓起掌上型遊樂器又開始玩了起來。

由於小孩的抗議，加上叩應的電話佔線，打斷她撥電話的衝動，她關上電視，和小孩坐在餐桌前吃起飯來。

「爸爸可能加班，我們先吃飯！」

「這幾天怎麼一直沒有雞腿？」

「有雞瘟，你沒看報紙嗎？」

「我聽爸爸說，是妳把買菜的錢，拿去買股票了！」

「小孩子亂講話。」她瞪了小孩一眼。

「是爸爸說的。」受委屈的小孩看了她一眼。

人沈默片刻，彼此低著頭吃飯。

「媽媽！妳有沒有看到我的彈珠？」小孩轉移了話題。

「有啊！早上在清理矮櫃時看到的。」

「原來是藏在那裡，我找了很久。」

「吃過飯才能玩！」

小孩放下碗筷，想去拿彈珠，但被她制止了，嘟著嘴看著她。當她把一撮青菜送進嘴裡，還來不及咬時，突然放下了碗筷趕往客廳，拉開矮櫃的抽屜，似乎在翻找什麼？

那些量販店的海報和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，都被她在早上清理抽屜時扔掉後，抽屜顯得十分空曠，只有一瓶曾經裝過牙籤，如今被用來裝木頭章的小塑膠瓶，而抽屜裡沒有彈珠，也沒有她想要找的東西。

「媽媽，妳在找彈珠嗎？」小孩端著碗走了過來。

「不是彈珠，是股票現金增資繳款單。」

「什麼增資？」

「你不會懂啦，走開一點！」她推開小孩。

「妳會不會把它當垃圾拿去丟掉了？」

「糟糕！」

她驚叫著，匆忙拉開門，衝了出去。

在門口遇到了先生，他正好把已經六年車齡的裕隆汽車停妥後，推開車門走出來，兩人撞在一起。

「這麼晚了，去哪裡？」

她沒有回話，匆忙朝巷口響著「少女的祈禱」音樂的垃圾車跑了過去……#